

史上最搞笑的  
神鬼外传

# 搞鬼

废柴道士的爆笑生活

小胖子写鬼话，笑死你算自杀

天涯点击超两千万的强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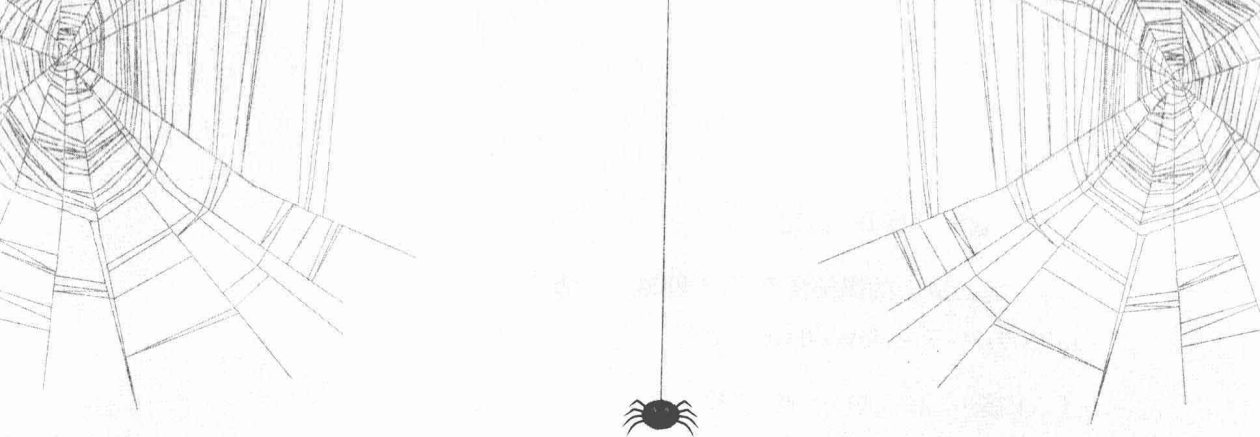
轩辕小胖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史上最搞笑的  
神鬼外传

# 搞鬼

废柴道士的爆笑生活

轩辕小胖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VE GROUP



江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搞鬼:废柴道士的爆笑生活Ⅱ / 轩辕小胖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459 - 0370 - 6

I. ①搞… II. ①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8203 号

**搞鬼——废柴道士的爆笑生活Ⅱ**

轩辕小胖 著

责任编辑 / 杨柳青

特约编辑 / 李燕子 王 黎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编辑部) 010 - 65921349(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298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370 - 6/I · 140

定 价 / 29.8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 目录

## 第一章 救世主之家 001

黑胡子道士又把拂尘一挥，严肃地看着我，“最近我夜观天象，发现天象骤变，预示妖孽横行，人世间要因此大乱。我情急之下连忙八卦算命，才发现原来能挽救这一切的人就是你……”

## 第二章 小鬼 025



小鬼低着头，孤零零地站在后面，影子被夕阳照得老长，看着很是可怜。

……

我感到身上一阵发潮，再一看，那小鬼竟然哭了，眼泪哗啦啦地掉在我附身的鞋垫上：“我不想跟他走……我不想回去过原来的日子……要不然你们就灭了我，让我魂飞魄散吧……”

## 第三章 赌局 047

“所以你们现在只有一种选择，赌一局，如果输了我就会带走小鬼，而你会死。”赌徒慢悠悠地说，“或者赌三局，三局里只要你赢一局，你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事儿，死的会是我。呵呵……呵呵……”

## 第四章 铜镜 087



李伯通收起笑容，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能在晚上十二点整站在那铜镜前！切记！切记！”

“嗯。”

他的表情非常的认真：“记住了啊，你们千万不能去，绝对不能去！”

于是快到零点的时候，我和云美一起站在了铜镜前。

## 第五章 寿衣店疑云 111

那门虚掩着，从屋内隐隐传来男人说话的声音。

那些声音像是出故障的机械输出的一般，非常生硬，断断续续的。



“哈哈……哈哈……终于找到了……”

“就在……今晚……”

“终于……呵呵……呵呵呵……”



## 第六章 云美的复仇 129

云美的声音如同环绕立体声一般在四周响起：“记得这是哪里吗？上次在这里逃命狂奔的人是我，现在轮到你们了，跑吧！害怕吧！颤抖吧！我要一点一点，慢慢地折磨死你们！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把你们碎尸万段！哈哈……哈哈……”

## 第七章 打不开的锁 145

这是把手掌大小的钥匙，初看工艺粗糙，拿到手里才发现，虽然它外形古朴，但是制作十分精良。钥匙上紧紧连着一根绳子，看着像是线，其实是用非常细的金属丝编织而成的。

云美道：“我父亲说我家本有一把钥匙、一把锁，这钥匙和锁中隐藏了天大的秘密。但是虽然同时有锁和钥匙，却没有人能够用钥匙打开锁。后来锁被人偷了……”

## 第八章 三娘的秘密 157



三娘娇笑道：“小马哥，你别忘了，我和小二楼里的其他人可不同，他们无论是鬼是魔，原先都是人类。可我是狐狸精，和你们人类不同。”

……

三娘走到门口，又扭头道：“对了，如果你实在想知道，我就跟你透露一点儿吧。”三娘扶着门回眸一笑，“翠萍的男人是因为我而死的，翠萍也是因为我疯的。”

## 第九章 异变 181

“三娘……让我们三天之内离开这里……”

……

“她打伤了我，说如果我们三天之内不离开小二楼，她就不再手下留情，把我们全杀死。说完以后就带着雷迪嘎嘎走了。”

## 第十章 尾声 215



我呆呆地望着他们，貔貅、云美、吊死鬼、男人头、小鬼、苟富贵、勿相忘、女老师、学生 A、学生 B、学生 C……

可是，唯独没有那个牙尖嘴利、神秘妩媚，令人又爱又恨的狐狸精三娘。

# 第一章

## 救世主之家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穿着一件七匹豹牌黑色风衣，戴着墨镜，精神抖擞地推开小二楼的门。

随着破旧木门开启的嘎吱声，阳光洒进屋子，照亮我的全身，而那一瞬间，风又将我的衣角吹得飞扬起来。

从如此拉风的出场，你就可以看出我马力术并非池中物。

什么气度不凡、英俊帅气、年轻有为就不提了，更主要的是这年头我有房，是个人人都羡慕的包租公，这栋小二楼就是我的产业。

说起这栋小二楼，那可不简单。从它那古朴的外表你就可以看出它的不同凡响。基本上第一眼看到小二楼那斑驳的外墙和楼前几棵无论春夏秋冬都呈现出一种半死不活状态的杨树，人们都会脱口而出：“鬼屋！”

说得没错，这就是一栋集合了人、鬼、妖三界优秀人才的鬼屋！

我一进屋，就看见正前方站着一个美女，于是我故意把脚崴了一下，朝她摔去。那个美女不负众望地躲开后，她身旁永远傻呵呵地笑着的男人用极其敏捷的动作迅速扶住了我。

“小马哥，你要小心一点呀！”妖艳的女人娇笑着冲我抛了个媚眼，轻扭柳腰进了房子，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意乱神迷地看着她的背影。

这世上没有几个男人能扛住这个叫三娘的狐狸精的诱惑，我也不例外。

三娘几乎和我同时住进小二楼，身上带着无数的谜。她曾经说要吃我，但是后来被我的美色所征服，主动帮了我不少忙，不过我至今不知道她来这里的目的。

总的说来，她是个谜一样的狐狸精。

“马力术，中午吃什么啊？”走出屋门的是个小家碧玉气质的温婉女人——云美。



云美虽然也是一等一的美女，可她的真实面目是画皮。只要见到她皮下跟打了马赛克的奥特曼一样的本体，估计再没有人会对她抱有幻想。

云美和我是通过碟仙灵异杀人事件认识的。她的拿手绝技是根据画在人皮上的容貌改变外表。据她说，无论高矮胖瘦，男女老少，她都能画得惟妙惟肖，让人分辨不出真假。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既然她能换皮，那么一定也会换脸。换人脸绝对比换京剧脸谱有意思，于是我跟云美提议，让她表演个换脸的魔术给我看看。但是因为云美对于换脸技能掌握得不熟练，所以在掀下现在的脸和换上一张新脸之间停顿了很久时间。

观看那次表演给我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阴影，在之后的一个月都吃不下一口肉。

回想起当时的血腥场面，我胃里一阵翻腾，淡定地说：“吃素吧。”

“好。”云美乖巧地点点头，走向屋子。

马上又有一个女鬼飘了过来：“玛丽叔！玛丽叔！”

停在我面前的时候，她站住了，可是她的舌头没站住，“啪”的一下甩到我的脸上。

从舌头的长度和说话的灵敏度不难看出，这是个吊死鬼。

她叫孔婷，生前是将军家的小姐，被人害死在小二楼里以后失去了记忆，几十年如一日地守在这里等着她的丈夫，最后这件事在我们的帮助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她也找到了她的真命天子王亮，一人一鬼，目前正处于蜜月期。

我认命地抹掉脸上的口水，问她：“怎么了？”

“玛丽叔啊！”孔婷为难地看着我，伸手指向客厅，“偶觉得男人头太辛苦了，你看素不素可以让他下来了？”

在客厅的花瓶上方，有一个男人头贴在墙头，似乎察觉到我们在看他，他高兴地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和我们打招呼：“哈喽，古德毛宁。”

“哎……”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这个男人头叫关兴，一百年前死在小二楼里。当时他陷入了一个非常离奇的迷雾事件中，后来为了找到在事件中失踪的弟弟关武，他一直守在这里。百年之后，我们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男人头终于知道了弟弟的行踪，但是那时我们却没有办法救他弟弟出来。现在看起来，他弟弟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在关兴的事件解决之后，掌管这一片的鬼差苟富贵和勿相忘曾经说可以给男人头找个好机会投胎，可是被他拒绝了。

他不愿意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对救关武还抱着一丝希望，另一个就是上次害我们卷入危险事件，男人头一直觉得很对不起我们。最近不知道从网上看了什么小说，说欧洲古堡喜欢弄个羊头或者牛头挂在墙上以示气派，他就开始学着每天挂在我屋里的墙上，美其名曰为装饰房屋尽一份力。

他倒是好心，可是墙上挂着个人头我看着瘆得慌啊！平时没人也就罢了，要是来个人，那不得吓死？不信你出去问问，谁看到自家墙上挂着个人头会觉得高兴？

“咱下来成不？”我好言好语地劝男人头。

“密斯特马，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男人头说，“不让我挂在这儿，我就得想其他方法来报恩了……要不然我每天给你作首诗吧？”

“别！”我挥手说，“那你还是在这里挂着吧。”

男人头惆怅地看着我：“虽然我只是个人头，but，我很想为你们做些什么，我想当个有用处的人头。哈噉——”

他最后一个字的声音拉得很长，因为在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被人踢了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哈哈……哈哈……球……”一边奔跑着追逐男人头，一边发出银铃般笑声的男人叫雷迪嘎嘎。他是个偷窃技能神乎其神的小偷，可是他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性格特点都非常难以捉摸。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他，雷迪嘎嘎，就是个疯子一样的男子。

察觉到视线在注视着我，我马上转过头，看到储物室的门“啪”的一声关上了。

那储物室里住着一个小鬼，他性格孤僻，从来没和我们说过话，是这小二楼里最不合群的一个。

如你所见，这楼里住着各种法力高强的妖魔鬼怪和怪人，而我身为一个年轻有为、英俊潇洒的人类，能在这里安全存活下来，除了不错的姿色和人见人爱的性格之外，还得凭借我的另一个身份。

青年企业家只是我众多头衔中的一个，我的另一个拉风的头衔就是道士！

我师父是大名鼎鼎的张天师，应该属于天界干部，总而言之，他是个相当有前途的男人，而我是他徒弟，显然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整了整领带，一挥手，沉稳而又威严地说道：“把我的车子开过来。”

雷迪嘎嘎跑回来，把我的劳斯莱斯宝马红星牌自行车推了过来。

我伸了伸手，又道：“工具。”

雷迪嘎嘎马上把我的工作用具递过来。

一沓 B5 大小的小广告、一桶糨糊、一个毛刷。

工作条件都已具备，要开始工作了。我骑上自行车，一边听着自行车“咯吱咯吱”的优美伴奏，一边费劲儿地骑向市里。

骑到远处，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小二楼，那一栋破楼清清爽爽地矗立在阳光中，再想起之前小二楼被迷雾包围的情况，我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布下那个阵法的人法力超强，神出鬼没，我们称他为改命人。这个改命人和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有关系，是个相当难缠的角色。

我挂在胸口的貔貅玉佩随着骑自行车的节奏在我胸前一晃一晃的。这玉佩是我师父送给我的见面礼，里面附着龙九子之一的貔貅。这生物性格有点扭曲，法力不是很强，外表十分凶恶，一天又有大半的时间在睡觉，但在关键时刻还挺管用。

“马力术，”貔貅通过心电感应和我说，“关于那个改命人，我有话跟你说。”





我听它语气严肃，连忙低声问：“啥事？”

貔貅道：“如果男人头的事件也是那改命人所为，那事情就不简单了。连同上次孔婷的事，那改命人几次三番改命的都是和这小二楼有牵连的人物，我觉得这不是巧合。”

其实不用它说，之前听关武说到那改命人，我已经隐隐察觉到那人对我们有什么企图。

貔貅说：“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可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要提前行动。”

“对，敌强我弱，敌在暗我在明。”我点头，“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回去收拾东西跑路。”

“他神通广大，你跑到哪儿他都能找到你。”貔貅说，“马力术，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学习道法来增强修为！”

“对！”我嘿嘿地笑道，“我还是个道士呢，要是真和那改命人对上，我收了他。”

“暂且不说现在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妖魔鬼怪。”貔貅叹道，“就算他是妖魔鬼怪你也没办法。不要说收他了，你身为道士，连个鬼魂都超度不了。”

我说：“这道士我光拿了个职称，还没时间学技术，没学过的东西你总不能指望我一下就会了吧？”

“这只能怪你不够勤奋。”貔貅道，“张天师就在楼上神台，可是你从来没去请教。”

我说：“你不是说那张天师云游四方，一般都不在吗？”

貔貅道：“他是你师父，只要你诚心求他，他定然不会不管你。”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不多讲，全速结束了工作回到小二楼，然后来到神台前，跪下对着大胡子道士说：“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现在徒儿有难，有人挑事儿，找徒弟麻烦，请师父助我一臂之力。”

说完又磕了三个头。

磕完以后在那里等着，结果等了半天，啥反应也没有。我站起来，到雕像前挥了挥手，问：“师父，在吗？有人来挑场子了！”

那雕像没动静。我又在他眼睛前挥了挥：“嘿，醒着呢吗？”

还是没动静，我对貔貅说：“老头不在，咱下次再来吧。”

说实在的，我对那大胡子雕像还真没啥特别感觉，要不是貔貅提起来，我可能就真把这位给忘了。我自己觉得要是真要指望，三娘、云美都比这雕像靠得住，所以我也没有太失望。

拜完那大胡子，我就跑去和三娘、云美联系感情了，我们三个人打了一晚上的争上游。

谁知道这天晚上睡觉，我竟然做了个奇怪的梦。

虽说是梦，可感觉脑子特别清醒，我站在一片草地上，然后见一个白发、白眉、白袍的老道从天上飘然而至。

我细细一瞅，这道士和小二楼里供奉的那雕像一模一样，就是那个张天师，不由得脱口而出：“师父！”



那道士对我说：“你的事情我从貔貅那里也听到了一些，据说你到现在虽然经历了不少，但在道法方面丝毫没有进步。”

嘿，皮卡丘竟然还跑去告状。

“师父，我真觉得这事儿不能赖我。”我说，“道士当到现在没有我这么倒霉的，你说我也治了几个鬼、几个妖，经验值再怎么少也能够升到二级了吧？你不让我升级就算了，至少也要给个过关奖励、高级装备、美女助手什么的吧？得，除了生子符和一波一波的妖怪，别的都没见过。再说了，别人有特殊职业的，那幸运值都是无限接近于百分之百，外挂开得像不要钱一样，有人送装备、有人送银子、有美女倒贴，动都不用动，天上就掉金子、掉馅儿饼。我呢？好不容易得了个小二楼，还天天闹鬼，家里一个天天琢磨着想吃我的狐狸精，一个裸奔起来吓死人的女画皮，一个把自己当装饰画的男人头，一个不说话，除了吓人没别的爱好的小鬼，我在水深火热中好不容易捡到一个活人，还是个雷迪嘎嘎。”

张天师点点头，望向我的眼光充满了同情：“确实，你也不容易。”

我长嘘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其实吧，这阵子听到男人头跟我说三克油我就心酸。”我越说越伤心，抹了一把辛酸泪道，“你看看人家零零七，再不济韦小宝，哪个不是处理一件事身边就多一个美女投怀送抱。再看看我，拼死拼活，死里逃生，结局就一个男人跟我说‘闹太套’，还是个人头！真是没经历过风雨就踩不到泥巴，没遇见过妖魔就不知道这世界有多残酷，这差得也忒多了吧！”

张天师说：“那都是虚拟人物，身为一个道士你不能好高骛远，你要活在当下，活在现实中，分得清哪儿是虚幻，哪儿是现实。”

这不废话吗，你跑到我梦里跟我说现实，现在我看着你就觉得我活得特别不现实！

“我的对手太厉害了，我肯定斗不过他。”我问，“师父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我一下子增进几百年的修为，我也好为民除害。”

张天师说：“要是早几百年这事儿还好办，但是最近几百年，很多修仙者开始抗议人情关系得道的人太多，对他们不公平。所以天庭开始严打这方面的后门，对修行方面一年管得比一年严，获得这个名额比被你们人间海关公务员考试录取还要难几万倍。不好办啊……”

他连这个世上最残忍、最血腥、竞争最激烈的公务员考试都搬出来举例子，那我也不好多说了，问：“那师父，你送我几个法宝怎么样？”

张天师说：“任何法宝都有灵性，你法力不够，拿这些东西对你有百害而无一益。”

我说：“要不然这样吧，师父你道术高强，干脆帮我打他。”

张天师说：“我手头有要事，真身无法赶到，否则也不会千里托梦给你。”

我一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不是让我等死嘛！于是我拉着师父的道袍叫道：“师父啊！敌人凶猛，徒儿招架不住，若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二舅老爷的七外甥女。”

张天师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这样吧，我给你指条明路，你去找一个人，那



是我给你找的帮手。”

我一听，精神了，连忙问道：“谁？”

话刚出口，我眼睛一睁，醒了。

坐起来一看，我手上竟然握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毛笔字——“明日午时三刻，向东三十里，所遇有红有绿之人即是。”

等到第二天午时三刻，我拿了个指南针，就骑上自行车往东走。一路上我严格按照指南针所指的东方走，估摸着差不多到地方了，我就开始留意左右的行人。

这正好是村里，大中午的，顶着太阳出来的村民也不多。都说“红配绿，赛狗屁！”要从芸芸众生中找出这么一个审美观特殊的人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

我找了半天也没见一个人身上有红又有绿的，于是我心灰意冷地把自行车停在一棵树下，蹲在树下边抽烟边看人。

这儿是村里的市场，来往的人最多。我刚蹲下就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个小孩儿走过来，女的挑菜时手空不出来，就把小孩儿放在地上。小孩儿看样子不过两岁左右，戴着顶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上衣、绿色背带裤，打扮得像混合版的超级玛丽。

我一见那小孩的穿着就乐了，心想，这不就是有红有绿的人吗？

那小孩见我看他，也伸着头看了过来，嘴里吮着自己的大拇指，眼神高深莫测。

我心道师父应该不会逛我，妖魔鬼怪见得多了，什么奇怪的没有。这小孩儿肯定也不普通，别看表面上是个小孩儿，说不定是什么东海龙王、齐天大圣、哮天犬化的。

于是我蹲在地上，把头凑过去，神秘地看着他，低声问：“高人？”

那小孩用手抹了把鼻涕。

我继续低声说：“我就是马力术。”

“术……”那小孩伸手拉我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叫道，“叔。”

“不用叫我叔，你叫我哥吧。”我顾不得恶心那鼻涕和口水，扯着那小孩儿的脸蛋，“咱都知道彼此的底细，你也就不用装了，赶紧的，露出原形，大家坦诚相待。”

谁知道那小孩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妈吓了一跳，赶快把小孩抱起来哄，冲我骂道：“神经病！”然后气呼呼地走了。

“高人！高人！”我看见他们走了，连忙站起来追，刚迈开步子，忽然听见有人假咳道：“咳咳。”

扭头一看，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光着膀子，穿着个跨栏大背心蹲在一旁，手里正拿着半片西瓜在啃，头发梳成了一个髻，下巴上黑色的胡子编成了一个麻花辫，看起来有些面熟。

怪老头，我看了他一眼，转身继续喊：“高人，等等我。”

那老头举起手上的西瓜，叫道：“你看这个。”

我说：“半片西瓜，有什么好看的！”

“有红有绿，我就是你所找之人。”那老头说，“马力术，你还不叫我二师父。”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我问。



那老头云淡风轻地一笑，解开扎住胡子的皮筋，对我解释说：“胡子散着容易沾上西瓜汁。”

然后又从一旁捡起一件道袍慢条斯理地穿上：“衣服沾上西瓜汁就洗不掉了。”

他想得还挺周到。

接着那老头拍拍衣服，对我点点头，用一副超凡脱俗的表情对我说：“马力术，又见面了。”

我一看就晕菜了，这不是之前想骗我钱的那个黑胡子道士嘛！

上次三娘追他把他给追丢了，他怎么又来这了，这是手头紧了又想来忽悠我？

黑胡子道士一边顺胡子一边对我点头：“马施主，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瞧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要我第一次见他我肯定就被他骗了。我上下打量他，问：“你的有红有绿就是这西瓜？”

“红配绿，赛狗屁！”黑胡子道士很得意地道，“贫道是一代名道，自然要顾及形象，怎么会穿那么庸俗的衣服？这片西瓜我已经吃了十几分钟了，就是要等你来。”

十几分钟啃一片西瓜！就你这还注意形象呐？

我怀疑地看着他，心里想我师父肯定不会这么缺心眼儿，给我找个这样的帮手。

这道士显然看出我不相信他，从地上捡起拂尘往前一甩，指着远去的小孩儿说：“你不信我难道要信那个不足两岁的小孩儿不成？你看看我俩，谁比较可信？”

我看看那小孩儿，又看看他。黑胡子道士自信满满地朝我点头，我又看看那小孩儿，头一扭就对那小孩儿喊：“高人，等等我！”

“回来！”黑胡子道士终于跳脚，一把把我拉回来。

我问：“你真是我师父请来帮我的？”

黑胡子道士深沉地点点头。

我说：“这不成，我一看到你这伪君子的模样我就想揍你，咱俩处不到一块儿去。”

“你还想揍我？”黑胡子道士气道，“你师父本来是打算请别人来帮你，亏我特意和你师父争取，最后他才同意让我来帮你，你竟然不领情。”

听他这么说，我觉得有些愧疚，这黑胡子道士说不定真是个好人，我问：“我师父本来请的是谁？”

黑胡子道士说：“二郎神。”

我毫不犹豫地揍了他，然后转身就走。

黑胡子道士在身后抱住我的腿叫道：“哎！你别这样嘛。我是看你面相非同凡响才帮你，你好歹听我把话说完。”

我一听，好奇了，停下来问：“我面相怎么样？”

黑胡子道士说：“你看你头发底下是眉毛，眉毛下面是眼睛，鼻子在眼睛中间的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俩耳朵、俩眉毛、俩眼睛、一嘴巴、一鼻子，这种霸气的长相即证明了你的不同凡响。”

我仔细一琢磨，发现他说得很有道理，还真是这么回事！



“上次我试探过你，你丝毫不为我的能力所动，实在难得。”黑胡子道士又把拂尘一挥，严肃地看着我，“最近我夜观天象，发现天象骤变，预示妖孽横行，人世间要因此大乱。我情急之下连忙八卦算命，才发现原来能挽救这一切的人就是你，我确定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故意来接近你。”

“你是说，”我乐了，“我是救世主？”

“没错。”道士点点头，“像你这样的人，一千多年前也有一个，当时他也是为了拯救世界而奋斗，非常努力。”

“后来呢，他怎么样了？”

“他死了。”

“为拯救世界死的？”我想，这人还挺伟大，肃然起敬。

“不是，是吃东西吃太快噎死的。”

“……”

道士拍拍我的肩：“所以现在就轮到你了。”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话这么不吉利。不是，救世主死了，那世界怎么办，就一个救世主，死了的话世界不就毁灭了吗？”

“应该是这样，本来人间事宜天庭是不应该插手的。但是发生了吃东西被噎死这种事情就没办法了，因为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所以天庭紧急派神仙来支援，将事态平息了。”

“怎么就是不可抗拒因素？到底为什么吃东西会被噎死啊？”我发现了，除了吃东西被噎死，那个救世主再没干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这事儿说来话长。”黑胡子道士说，“不知道人间什么时候流传了人参果可以整个吞下去的谣言，那次正好是王母娘娘寿诞，暨仙界第三百六十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一代表大会，众仙齐聚一堂，前救世主为了见世面也去了。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赏了每个仙人一枚人参果，后来酒过三巡，众仙起哄让新人报身高、体重、三围，顺便表演个节目。前救世主就豪气万丈地说要一口吞掉人参果，众神仙以为这是他的特殊技能，看到他脸变色的时候都很高兴。玉皇大帝还在拍桌大笑，跟众神仙说大家要向前救世主学习，不要拘礼，多喝点。结果等大家一轮酒喝下来，才发现前救世主已经……”黑胡子道士痛苦地摇摇头，“已经断了气……虽然说人间的事应该人类自己解决，但毕竟救世主是死在天界，所以玉皇大帝就破例帮了人间一次。但是你知道，想毁灭世界的变态就跟流行感冒似的，过一阵来一趟。最近啊，我夜观天象，掐指一算，发现又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了……”

这天界究竟有多不靠谱？简直就是酒池肉林！那救世主这样死了肯定没人会觉得可惜，我都想跟前那救世主呸一声：“活该，叫你显摆！”

“等等……”我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你们不是有生死簿嘛，怎么会不知道救世主会死？”

“这是地府管辖的范围，我不清楚。”黑胡子道士说，“不过据地府说既然被选为救



世主，那么他的命运就已经跳脱了三世，不是区区生死簿所能掌控的了。”

对，他的生命全让人参果掌控了。我说：“行，那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选中我的？”

黑胡子道士说：“我通过抽签、掷骰子算命，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找，最后找到了你。”

我问：“你认识几个人？”

黑胡子道士说：“五个人。”

“哦，”我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实力，“那应该都是了不起的人吧？”

“另外四个是市里七十多岁看车棚的王老伯、村里刚上幼儿园的小花，还有居委会的张大妈和一个叫张志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行，别的咱不说，你怎么不找那个叫张志的？”

“其实我第一次算出来的就是他，可是我后来去找他，才发现他拉痢疾拉得虚脱，上厕所没站稳，脚一滑，头磕在厕所马桶上磕死了。于是我又算了第二遍，结果是王老伯。我想上天有好生之德，王老伯一把年纪，走路都要用拐杖，让他来拯救世界太为难人家了，就又算了一遍，这次就是你了。”他拍了拍我的肩，“你要相信我，我算命很准的，这就是你的命运。”

那除了我也没别人了啊，我心想这道士是不是看上了我的房子故意来害我：“好吧，就算是我，退一步说，万一我也死了怎么办？”

“不用担心，你死了以后我会继续找下一个。死了你一个还有后来人。中国这么多人，我迟早能找到拯救世界的那一个。”

你们到底把拯救世界当成什么了！

我毫不犹豫地又揍了他一顿，拔腿就走。

黑胡子道士在我背后喊：“马力术，你要相信我的话，我看到你印堂发黑，最近必有厄运，要是马上向我拜师，你还有救。”

我心想你当老子是吓大的，你连三娘都打不过，拜你为师，我还不如回去找三娘来个补习、课后辅导什么的，好歹还靠谱一点。

刚走到村口，我见到一堆村民急急忙忙地往西边走，我连忙拉了一个，问道：“怎么了？”

那村民急匆匆地说：“西边那里死人了！”

死人？我虎躯一震，心中大骇。

经历了这么多事，我现在心里阴影不小，听到附近有人死了就觉得肯定和我脱不了关系，我又该有事了，于是战战兢兢地跟着跑去看。众人围在一个院子外面，老远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在哭，走近了一看，院门口的地上全是血。

看样子是刚打过群架。

我凑近了去瞧，这就是农村普通的大院，里面养了几只鸭子，还种了棵枣树。院中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个男的哭个不停，那男的一动不动，头破了个大口子，头上血红一片。



旁边有人问：“叫救护车了没有？”

另一个人说：“叫了还没来，来了也没救了，人都断气了。”

我问：“这是怎么整的？”

那人说：“市里把这块地买下来了，说是要盖个厂子，吴祥家的地不知道怎么的，莫名其妙地就给划进去了。家里人去市里找，那几个单位你推给我，我推给你，拖了几个月都没给个结论，这边还天天有人跑来说要拆房子。今天来强拆，两边打起来了，这架也不知道怎么打的，把吴祥给打死了。”

我唏嘘了一阵，想到这事是人为，和妖怪没啥关系。和妖怪没关系那就没啥事儿，于是我看了看就回家了。

回到小二楼，正看到三娘和云美站在那个小鬼所在的储物室门口，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凑上去，问：“你们在说什么？”

三娘眼波流转，笑着看过来，刚想说话，却是一愣，脸上笑容褪去，盯着我问：“你身上怎么有味道？你碰见了那死道士？”

我闻闻自己身上，什么味道都没有，三娘这鼻子倒怪灵的。

“上次见到那死道士后，我在他身上施了秘香，那味道只有我能闻到。”三娘道，“你见到他了？那死道士在哪里？”

我知道三娘和那黑胡子道士过去有纠纷，却不知道他们之间仇恨这么深，心里猜那假正经的黑胡子道士定是骗了这狐狸精不少钱，于是说：“他被我赶走了，不说这个，你们在这做什么？”

三娘失望地扭过了头。云美说：“我来这儿住了这么久，却没见过这里的孩子出来几次，既然都住在一起，那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说到这里，云美俏脸一红，低声说，“我想和他聊聊，增进感情。”

听到我们说话，吊死鬼和男人头也飘了过来。

“这小孩灰常腼腆。”吊死鬼道，“偶在这里这么多年，他也没和偶说过话。”

“不过当初密斯特马，”男人头看我一眼，“哦，不是你，是你爷爷的二叔的大爷的曾孙子马建民先生，欧德密斯特马在的时候，这小鬼倒是经常出来和他交流，不过一般都是欧德密斯特马说话这小孩儿才听。”

我就觉得我爷爷的二叔的大爷的曾孙子与众不同，慈悲为怀，和这样自闭的小孩儿都能聊得来，那是相当厉害，有两把刷子。听了这话我心中就浮现出一个伟大而崇高的老人形象，心中的感动无与伦比。

于是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问道：“他们聊什么？”

男人头说：“聊麻将、扑克、牌九。欧德密斯特马没别的爱好，就喜欢这个，他的牌友遍布五湖四海。上到天庭，下到地府，没有几个妖魔鬼神能逃过他的毒爪。”

“……”我说，“你们像话么？他还是个小孩儿，你们就不能教他一点儿正常的东西？”

男人头说：“也不是我们不教……而是我们和他没法交流……”



我问：“为什么？”

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话，储物室的门打开了一点儿，那小鬼扶着门，睁着俩眼睛看着我。

“我们不知道欧德密斯特马是怎么和他沟通的。”男人头接舌道，“可是事实是，他没法和我们之中的任何人说话。”

“没法说话？”我奇怪地问，“这是为啥？”

“小朋友。”云美走到储物室门口，蹲下来温柔地问那小鬼，“和姐姐说句话好不好？”

说也奇怪，那小鬼平时看我靠近都充满了敌意，现在云美走到跟前儿却没啥反应。

这年头，连小鬼也知道男女有别了。

云美又伸手去摸那小鬼的脑袋，说：“一个人很寂寞是不是？出来和姐姐聊聊天吧。”

此时的云美浑身都散发着母性慈爱的光环，连那小鬼都扛不住这必杀光环，终于缓缓地张大了嘴，说道：“啊……啊……”

“哎呀！”他这嘴一张，离他最近的云美什么都看到了，叫道，“他没有舌头！”

没舌头？我连忙弯下身子去看，果然看到那小鬼嘴里舌头少了大半截，难怪说不出话来。

“所以我说他没办法和我们说话。”男人头道，“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了，你爷爷的二叔的大爷的曾孙子马建民马大师，说他生前就被割掉了舌头。”

云美流着眼泪，掩嘴道：“太残忍了。”三娘也在一旁皱起了眉。

这事儿连我都看不过去了，说：“缺德啊，怎么这么对小孩，欺负人原来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不是。”

男人头说：“原来马大师和我们说过，这是故意的。这孩子家里贫苦，后来因为生辰八字奇特，被一个赌徒看中，买去了。”

“竟然是被赌徒买走，”三娘问道，“难道是养小鬼？”

我问：“养小鬼？”

三娘点头道：“很多赌徒为了赢得更多赌局会养小鬼，只是一般都会选择死者，有些恶人想拥有法力高强的小鬼，也会不惜把人逼死。”

“Yes！”男人头点头道，“据说那人不知道从何处听来这小孩哪里都符合要求，只是爱说话，言多必失，容易泄了福气，于是就把他的舌头割了。后来又信了旁门左道的话，把他关在黑屋中终年不见天日，给他吃了三年的素，每日用雨水沐浴，最后又熔了金水灌进小孩的食道中，活活把这小孩儿给弄死了。”

“愚昧！”王亮骂道，“这么过分的事也做得出来！”

“中国古代帝王炼丹，金子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材料。”三娘说，“那时候你们人类觉得贵的东西就是好的。”

男人头一席话听得我们心惊胆战，那小鬼却面无表情，像是我们谈论什么都和他无关一样。





都说这种年纪的小孩儿最脆弱，看来原来那些事儿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阴影，所以才造成如此孤僻自闭的性格。他这样子让云美心疼得不得了，抱着那小鬼道：“没事儿，以后姐姐疼你。”

“其实我也想关心他，这屋里就我们两个男的。”男人头说，“可是相互交流才能培养感情，他没法和我说话，平时也不吭声。我们当鬼的本身就很空虚寂寞，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不能说话确实是个大问题。”我正在思索，一眼瞅见站在王亮旁边的孔婷，一拍大腿道，“哎，不就是舌头嘛，咱这资源多丰富！”

孔婷一愣，说：“虾米？”

我说：“你舌头那么长，赶快匀点儿给人家小鬼，赶紧的，匀了你说话也就利索了。”

孔婷连忙把舌头卷起来，拿手捂着，道：“不行不行，这个匀不鸟！”

王亮也对我道：“不行不行，我和孔婷还没有 kiss 过，你就把她舌头送别人嘴里，你愿意我也不愿意。”

这家伙，看起来人模狗样，说起话怎么这么下流龌龊！我忍不住骂道：“瞧你那想法，三俗！”

“小马哥，你别闹了。”三娘笑道，“就算孔婷取下来，那也不一定能用啊。”

那小鬼点点头，又张嘴道：“啊……啊啊……啊……”

光“啊”我也听不出什么来。我想，要是想和这小鬼好好相处，得把当初我那亲戚老头和他交流的方法找出来。

孔婷说：“那阵子马大师经常在楼上酥房看酥。”

那个赌徒听了孔婷这话铁定得晦气死，以后再遇见养小鬼的，小鬼要是逃不了一死，就干脆全上吊，做个大舌头鬼，自己好不了那赌徒也没法好过。

不过孔婷倒是提醒我了，楼上的书房里说不定会有线索，我连忙上去看，进了门才想起这里面已经没有书了。

“那时马大师不经常来这边，怕有人偷书。”男人头道，“你把书架推开看看。”

我把书架挪开一看，书架后面竟然还有一层镶在墙里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放满了书。我看着那些书肃然起敬——那都是崭新的文学名著和哲学人文类读物，还有几本英文书、线装书、古籍，新得像是没翻过一样，保存得非常好。

看不出老头子也是个文化人啊！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一边从书架上拿下书，一边摩挲着那些书，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戴着老花镜，在灯光下认真做学问的老头的画面。

怪不得我这么有文化，看来也有点家族遗传基因。

等我把表面一层书拿开，看到里面的时候，我又乐了。

里面放着一排美女写真、人体艺术之类的书。这一排的书都被翻得稀烂，我拿起一本，那书页都往下掉，眼见就要散了。

